

长篇
小说

C H U A N G D U O Y U S I

传国玉玺

成吉思汗陵 神圣大结局

传国玉玺上有忽必烈刻下的神秘图案，这正是打开帝国宝藏的钥匙。
找到传国玉玺，成吉思汗陵及蒙元历代帝王的墓葬谜底将彻底揭晓！

殷谦 著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东方出版社

C H U A N G U O Y U S I

长篇
小说

传国玉玺

成吉思汗陵 神圣大结局

殷 谦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

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传国玉玺 / 殷谦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4.2

ISBN 978-7-5060-7208-3

I. ①传… II. ①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16959号

传国玉玺

殷 谦 著

责任编辑: 姚劲华

产品经理: 许 挺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

邮政编码: 100010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: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306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7208-3

定 价: 32.00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56354

目 录

- 一 身临险境 / 001
- 二 传国玉玺 / 017
- 三 南宋灭亡 / 035
- 四 花柳宫眉 / 049
- 五 帝王之怒 / 065
- 六 铤而走险 / 081
- 七 神国之门 / 097
- 八 隐秘王国 / 118
- 九 蜂狂蝶乱 / 133
- 十 摧花恶魔 / 146

- 十一 少帝护花 / 157
- 十二 明争暗斗 / 170
- 十三 禁闱血泪 / 188
- 十四 三宫六院 / 203
- 十五 毒手尊前 / 214
- 十六 冷面皇后 / 228
- 十七 顺帝之死 / 241
- 十八 捕鱼儿海 / 253
- 十九 梦断曲终 / 267

一 身临险境

蒙古国，哈马儿达板县，哈拉哈郭勒，贝尔湖西南部。

宝音一只手紧紧地攥着包绮丽的手朝湖边跑去。这时候，空中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。他们一边跑一边朝天空望去，除了夕阳刺破一团乌云射出的几道金光之外，就是披着紫光的云彩。由于连续奔跑，他们都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，这时候有些筋疲力尽了，而身后那十几个黑袍人仍然紧追不舍，弯刀在夕阳下寒光森森。

“我不行了……”包绮丽挣脱被宝音紧攥着的手停下来，双手扶在膝盖上喘着气。稍微缓了一会儿，她取下脖子上的佩饰递给他，慢慢地说，“你快跑吧，别管我了。”

“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要死就死在一起，我不会丢下你不管！”宝音也喘着粗气，他将佩饰塞进裤兜说。

轰鸣声越来越近。忽然，一阵大风吹过，黄沙漫天。宝音急忙将包绮丽揽进怀里，将衣服后襟翻过来裹在头上。

这股突如其来的怪风随即就停止了，贝尔湖周围安静下来。这时候，隐隐约约传来直升机旋翼叶片的嗡嗡声，由远及近，越来越响。宝音赶忙翻过衣服，他们看到一架直升机正在朝他们驶来。他们眼睛放着亮光，兴奋起来。

“哎，那些黑衣人呢？”包绮丽环顾四顾，发现追杀他们的那些黑袍人都



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于是惊奇地问道。

“这可真是奇怪，刚才他们还在追逼我们，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”宝音眯着眼睛望着身后，疑惑地说。

直升机在距离他们不远的一片空地降落，把地面上的沙子搅得飞扬起来，起落架还未着陆，机舱门就打开了，只见戴着墨镜的乔龙巴特敏捷地跳到地面上。

“乔龙巴特！”宝音大声叫道，拉着包绮丽迎了上去。

“宝音博士，感谢上帝，我总算找到你们了！”乔龙巴特握着宝音的手笑道。

“我们遇到了袭击，有一群黑衣人在追杀我们！”宝音望着直升机说。由于旋翼叶片震荡着空气的声音很大，基本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，他只能大声吼叫着问，“你怎么会突然来这里？！”

“戈恩教授让我来找你们回去！”乔龙巴特双手放在嘴上形成一个环状，大声说，“我们先上直升机再说！”

“等等！还有文森特博士！”宝音大声喊道。

“哼！别管他，他罪有应得，如果死在那里也是报应。”包绮丽拽着他的手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！”由于听不到，宝音的声音有些大。

乔龙巴特无奈，只好指着直升机，示意他们上去。直升机上的灯在夜幕中闪闪发亮，轰鸣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就像随时要飞走。他们朝直升机跑去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群黑袍人又冲了上来，迅速地将他们围在中间。直升机旋即上升，侧了个身子就飞走了。

“该死！”乔龙巴特沮丧地说。黑袍人推推搡搡地将他们赶进沙丘背后一个非常隐秘的洞口，将他们推到洞内。洞里点着很多火把，但是光线依然很暗。黑袍人反拧着他们的手，抬起膝盖将他们顶在硬邦邦的墙面上。宝音和包绮丽只是挣扎了一下，而乔龙巴特痛苦地呻吟一声，痛苦和恐惧使他的脸部表情非常难看，他张大嘴巴，瞪大眼睛，就像一头被屠夫摁住脖子正要屠宰的母牛。

宝音惊恐地望着这些陌生的粗暴的人，那眼神就像是正在试图想办法进行沟通。忽然，两个黑袍人推着一个穿着皮衣的矮个子男人进来了，看起来像是

一个日本人。他被黑袍人踢了一下腿弯，就跪在地上。黑袍人二话不说就朝他的后脑勺开了一枪，日本人一声不响地倒地。枪声很响亮，震得洞顶上落下灰尘来。

“哦！上帝！”乔龙巴特惊叫一声闭上眼睛，浑身发抖。宝音也是震惊万分，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没有丝毫的防备，一脸不知所措的表情。他首先看了看包绮丽，只见她爬到一个角落里，头发以及胳膊和腿上都是溅上去的血迹。她的脸色很苍白，紧闭着双唇，抬起眸子楚楚可怜地望着宝音。

这时候，有一个满脸胡须，看起来像头领的黑袍人走了进来，身旁还跟着一位穿着时尚的年轻人，与黑袍人站在一起很不协调。宝音惊奇地盯着那个年轻人，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文森特。宝音非常惊愕地看了一眼黑袍头领，又看了一眼文森特，露出似乎不敢相信的表情。

“文森特，原来是你。”宝音一脸茫然地说。这句话倒是让乔龙巴特和包绮丽都大吃一惊，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脸转向文森特。

“文森特博士！文森特博士，我就知道上帝会派人来救我的，你来得正是时候。这里是什么鬼地方，你快救我们出去！”乔龙巴特激动地大叫道，胖嘟嘟的脸上挤满笑容，使他的酒窝在火光下变得更深了。

“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上帝会派遣我来救你？”文森特冷笑，坐在一块石头上点燃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。黑袍头领瞪着血红的眼，好像是在听他说什么。

“文森特！你这个叛徒！”乔龙巴特的笑僵硬在脸上，不过他又很快改变了口气，勉强笑道，“你是在开玩笑对吗？你不会坐视不管，我知道你平时就很幽默，大家都知道，你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幽默的人，就连戈恩教授都说你浑身充满阳光……”

也许是乔龙巴特的表情非常滑稽，包绮丽忍不住扑哧一笑。这让原本就紧张的空气立即凝固了下来。文森特扔掉烟蒂站了起来，他冷冷地盯着乔龙巴特，然后取下墙壁上的火把照在乔龙巴特的脸上，乔龙巴特睁大眼睛惊恐不安地望着他。

“你这头该死的胖猪。”文森特举着火把晃了晃，咬着牙狠狠地说，“如果你再敢哼一声，我就把它塞进你又肥又大的屁股里！”

乔龙巴特立即不敢出声了，他那厚厚的嘴唇明显颤动了一下，满头大汗地



盯着文森特，目光中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恐惧。

“很好，就这样，我会让你死得轻松点。”文森特点点头转过身，他绷着脸朝包绮丽走去。

“我还以为你被他们杀了。”包绮丽瞪着他说，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只可惜，非常让你失望，我不但没死，而且还成为他们的盟友。”文森特嬉皮笑脸地说，“这些人都认为你们是来盗墓的，而且他们认为你们冲撞了他们祖先的灵魂，所以决定将你们斩首告慰先灵。看到那个日本人了吗？就是那样。”

“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！”她愤怒地骂道，小脸涨得通红。

“我从没说过自己是君子，而且在你眼里我也不可能是君子。”文森特举着火把冷笑道，“交出腾格里哈森也许可以给你留一个全尸，否则他们会把你的头割下来，然后在你的脖子上插根火把。”

“文森特！你敢伤害她的话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”宝音站起身大叫道。

“是吗？看来你提醒了我，我必须让你脆弱的心受到煎熬。”文森特转过脸，从紧咬的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，然后将火把顶过去，差点挨上宝音的鼻子。

“你敢！除非我死了，否则我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杀了你。”宝音瞪着眼，毫不示弱地警告道。

“宝音博士，你可以放松一下，欣赏一下你心爱的女人是如何在男人的胯下大叫的，然后你就可以满足地进入天堂了。”文森特挥了挥手，两名黑袍人扯着包绮丽的头发将她拽了过来，她痛苦地挣扎着，但无济于事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！”宝音刚挣扎着要扑过来厮打，却被黑袍头领在他腹部踹了一脚。宝音捂着肚子慢慢蹲下，忍住疼痛，用充满厌恶的黑眼睛瞪了黑袍人一眼。

“交出腾格里哈森，她或许会免遭凌辱。”文森特威胁道，“你绝对不想惹我发火，对吧，你不想让我一枪毙了你，对吧？”

“你别妄想了，我们在被这些强盗追杀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它丢了，不知道落在了什么地方。”包绮丽抢先说道。

“是吗？”文森特一把扯过她的衣领，将她拉进怀里，然后“刺啦”一声撕开她的上衣，露出她的胸衣，隐约可见她浅浅的乳沟。她慌忙用手捂住胸

口，遮挡起来。这时候，黑袍头领和手下几个黑袍人都瞪着眼睛望着文森特，好像对他的这一举动非常反感。此时，靠在墙上的乔龙巴特也斜过眼睛瞄着她。

“哦，这里看起来似乎没有。”文森特淫笑起来，嘴咧得就像一只刚刚被张开的口袋。他将火把扔到一边，然后从背后抱住了包绮丽，两只手紧紧地扣在她遮挡胸部的双手上，试图将她的双手掰开。他嬉笑道：“那么，我就撕掉你的裙子看看，也许它就藏在最隐秘的地方。”

“住手！它在我这里，你拿去吧！请你放开她！”宝音急吼一声，从裤兜里取出腾格里哈森。

“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这枚精美的挂坠儿了。真是幸运，它终于肯露面了。”文森特接过佩饰，交给黑袍头领。

“现在可以放我们走了吧？”宝音瞪着眼问道，目光就像夜晚的贝尔湖水般冰凉刺骨。

“放你们走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”文森特说着又来到包绮丽身边，他的下巴上有一条深深的横纹，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无恶不作的暴徒。他一把将她拽到自己怀里，他的手朝她下体摸过去试图猥亵。

“你住手！你说过只要我交出腾格里哈森，你就会放过我们！”宝音大叫道。

突然，一个黑袍人冲了过来，拿着刀柄在文森特头上重击了一下，文森特脑袋一歪就倒在了血泊中。宝音和包绮丽、乔龙巴特都大吃一惊，第一反应就是这些黑袍人可能要进行屠杀了。宝音拉着颤抖的包绮丽，将她拥在怀里，不停地拍着她的背说：“别怕，别怕，我保护你。”

“这样可不好。”又一个黑袍人走入洞中，他的脸被一块黑布遮盖着，只露出眼睛。他将包绮丽拉开，然后摘掉脸上的黑布。宝音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岳父阿其勒图。

“合敦阿赤哥（岳父）……您怎么也在这里？”宝音又惊又喜。话音刚落，又见诺敏其其格也跑了进来。她先是瞥了宝音一眼，又将目光转向包绮丽。包绮丽脸一红，有点不知所措。诺敏其其格拿着一件外套给她穿上。

“我也是刚刚才赶来的。别忘了，我是达尔扈特人，在这里我说话可是响当当的。他们在几天前就说有陌生人闯入哈拉哈郭勒，形迹可疑，可是三天



后，只剩下一男一女。我想到可能是你们，因为盗墓贼一般不会有女人。”阿其勒图放下弯刀说。

“这么说来，他们可以听懂我们说的话。”宝音有点不解。

“当然，不过他们一般都不会说话。”阿其勒图说着看了看黑袍头领，又转身问宝音道，“你们现在是跟我们回依德尔莫格，还是要回考古队去？”

“我们要回考古队！”乔龙巴特如获大赦，他抢着说，“包绮丽，你说呢？戈恩教授还在等着我们呢。”

诺敏来到宝音身边，纤细的胳膊很自然地溜进他的臂弯里温柔地挽住他，并且很疼惜地望着他。宝音看了看久别的妻子，笑了笑。

“我想……我还是先回依德尔莫格。”宝音喃喃道。他看了一眼包绮丽，她脸上挂着一丝失望和嫉恨的表情，显然是醋意大发了。

“好了，车就在外边等着，我们出发吧！”阿其勒图朝洞口撇了撇下巴说，然后又转身对黑袍头领低语了几句。

“等等，好像还有些问题，我必须要弄清楚才行。”宝音看了一眼包绮丽，她低着头，眉睫挂着一丝忧郁，闷闷不乐的样子。

“有什么问题？能不能到家里再说？”阿其勒图四顾一下，转脸问道。

“他们都是什么人？”宝音瞪着黑袍头领，情绪激动地问，“为什么他们随随便便杀人？难道就无法无天了吗？”

“你是说那个日本人吗？他是个盗墓贼，对于冲犯和亵渎了成吉思汗灵魂的人，他们身为蒙古国赋予神圣使命的达尔扈特人，是有权处决这类人的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”阿其勒图很平静地说。宝音惊讶万分，他不解地盯着阿其勒图。

“有权处决？您是说蒙古国政府赋予他们杀人的特权？”宝音表情严峻地问道。

“这个特权是蒙古国政府赋予的，虽然不被外人所知。”阿其勒图有些不耐烦了，他补充道，“盗墓贼没有合法的授权，私自到这里勘测或者随意挖掘。即使他们不被达尔扈特人打死，如果落在政府手中也会就地枪决。不管他们有没有盗墓，都会被视为间谍，这在我们国家是重罪。”

“好吧。那么文森特呢？您打算怎么处置他呢？”宝音冷笑道，不屑地耸了耸肩，“虽然我对这个可恶的人并无半点同情心，但他可是和你们的人鬼混

在一起的，我怀疑你们之间一定有阴谋，否则你们的人怎么会听他的话？”阿其勒图的脸阴沉了下来，他死死地盯着宝音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“宝音，你怎么能对长辈这么说话？！”包绮丽突然插口道，她红着眼圈儿看着他。

“我说宝音啊，你考古这么多年了，别的不见长，疑心倒是长了不少。这么说你是在怀疑我吗？”阿其勒图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开口，他接着叹道，“唉！这一年多你一直在巴特希雷特考古。如今我老得走不动了，而诺敏的母亲也病逝了，就丢下诺敏其其格一个人在家里，她就像一个寡妇，可我们为了支持你的工作也没说什么。而这一次，当听到我们守陵人说这里出了点状况，我就猜到和你们有关。我老了，这身子骨也不行了，行动实在不便，本来是不想来的，可诺敏她放心不下，非要赶过来。为了租车到这里来，我卖掉了一头奶牛，还专门请我的弟弟来帮助我照料羊群……你竟然怀疑我们有阴谋！宝音啊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”

“合敦阿赤哥，我……”宝音听了这些话，非常愧疚地低下了头。诺敏挽着他的胳膊，疼惜地望着他紧锁的眉头，急得直跺脚，那样子就像是在劝父亲不要再责备他了。

“我们能有什么阴谋？这些守陵人一直都在温都尔汗坚守着自己的神圣使命，这个洞穴只不过是他们临时的落脚点。他们是听这里的牧人说，有人试图在这里盗墓，才赶来驱逐盗墓贼的。宝音啊，你要知道，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达尔扈特人，常年生活在封闭的圈子里，几乎不与外人来往，他们怎么能理解你们所谓的考古呢？考古都要有当地政府的许可和授权，你得拿出你们的手续来，像你这样单独行动是非常危险的，如果不是我及时赶来，恐怕你们的性命也难保了。”阿其勒图哑巴着嘴说，时不时还抿着舌尖将口水挤在地上。

“合敦阿赤哥……对不起，是我太激动了。”宝音道歉的时候声音很低，不过他又看了看那个黑袍头领，突然提高嗓门说，“可是，他们抢走了我的那枚佩饰，那可是考古队发掘出来的文物，这个当然属于政府，并不属于某个达尔扈特人。”

“这个我刚才也听他们说了，还是要怪你们这个叫文森特的同事，他竟然对他们说，你们身上有一个叫作‘腾格里哈森’的宝物，说这是你们从蒙古可汗的墓中盗掘出来的。达尔扈特人当然不管什么文物，他们认为只要是从蒙古



人的古墓中挖出来的，就都是属于祖先亡灵的东西，你们这样做只会破坏祖先的安宁，他们当然要拿走，并且要找到那个墓葬，然后再将这个东西埋进去。如果找不到墓葬，那就只能暂时放在温都尔汗的陵堂了。”阿其勒图无奈地说。

“不，这个不能让他们带走，否则我们无法向戈恩教授交代。”宝音强调道，“这是经过合法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。”

“好吧，我和他们说说。”阿其勒图转身又和黑袍人头领低语了一会儿，果然见那头领拿出腾格里哈森递给了他，他又递给了宝音。

“文森特博士，他怎么办？”宝音又急问道。

“他是咎由自取，看他的样子不是头盖骨破裂就是有脑震荡。”阿其勒图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，他接着说，“我下手不重，他应该不会死。等他醒来，这里的人会送他回去的。不过，对于这样一个流氓恶棍，你的善良是不是有点多余了？”

“他根本不是什么考古队员，也算不上博士，他只是潜藏在考古队的一个文物窃贼。”乔龙巴特愤愤地说，“这个流氓，回去后就报警，让当地警方将他绳之以法！”

“我们这就准备出发吧，时间也不早了。有车就方便多了，我们是顺路，先把他们送回扎户丘特山的考古基地去。”宝音望着包绮丽说，她扭过头不愿看他。

“当然，如果让他们跟着这些达尔扈特人骑马回去，要走几天时间，这个他们可受不了。”阿其勒图一边往洞外走，一边摇头说。

“你们先在车上等我们一会儿，我们得去收拾帐篷里的东西，有些我记录下来的东西，那对我非常重要。”宝音说着，给包绮丽使了一个眼色。

阿其勒图赞许地朝宝音点点头，面无表情地拉着诺敏就朝洞外走去。乔龙巴特诡异地笑了笑，他看了一眼有些不情愿的诺敏其其格，然后也跟着走出洞去。几十个达尔扈特人开始收拾起火把，并将昏迷的文森特扶了出去。洞外有风声，还有马匹断断续续的嘶鸣声。

在贝尔湖畔的帐篷内，包绮丽一言不发地整理着衣服和行李。她将洗漱用品装起来，然后将被单折叠起来塞进毯子中间。她的动作非常轻捷，收拾的时候连一点儿声音也没有。

宝音见她这样，于是用双手捂住肚子装模作样地痛苦地呻吟。

“宝音，你怎么了？”包绮丽丢下手里的东西，急忙扶着他的胳膊问道。

“那个该死的守陵人，这一脚可真是让我够呛，我想我的肠子快要断了。”宝音揉揉肚子笑道，“不过，好像现在好多了。”

“哼！”她娇嗔一声松开他，转身又去收拾东西。

宝音心不在焉地瞅着她珍珠白色的短裙流苏在迅速地摆动着，两条纤细匀称的腿弯曲着，膝盖紧紧贴着毡子，压出两个浅浅的窝窝，缕纹绣花打底七分裤下露出一小截雪白的腿肚儿，宝音眼睛发亮，似乎看到了一道白色的闪电。她使劲地翻动着那沉重的毛毯，用力拍打着上面的草屑和沙尘，裙围上缀着的流苏便随着她的姿势上下飘动。宝音看着她，思绪飞得很远，他轻轻摇头叹息。包绮丽喘着粗气，一只胳膊伸进叠起来的毛毯中，她突然仰面朝天躺在毡子上，微笑着，脸颊上微微泛起红晕。

“她来了，这很好，我终于如释重负了，可以享受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了！”她枕着双臂柔声细语地说。

“宝贝，别这样……”他温柔地说着，抓住了她纤细的胳膊，“我只是回去几天而已。”

她凝视着宝音，从头到脚打量着他，然后凝眸说：“回去与你那娇妻厮守，你现在看起来很激动，大概是不想回来了。”

“哦！宝贝，你别这样！”宝音搂住她，扳过她的肩膀说，“你了解我的，我离不开你。”

“戈恩教授那边我怎么说？你就不能把这些事弄明白再走吗？”她挣脱他埋怨道。

“文森特只是共济会这个庞大组织里的一个下线，看来共济会里的一些人是文物走私贩子。”他停顿了一下补充说，“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告诉教授。”

“皇家学会怎么会派他来？”她不解地问道，“难道说皇家学会也有为共济会服务的人，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从事文物走私？”

“他们无法得逞。”宝音一脸疑惑，他低声说，“除非戈恩教授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。”

“天哪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岂不是被卷进这个犯罪团伙里来了？”她



惊讶地说，然后伸出玉指遮住嘴唇，睁大眼睛望着他。

“所以，如果我确定戈恩教授是他们的成员，我想我会单独行动，这也是我这次要回去的原因，我要翻翻那本耶律楚材留下来的《西征纪要》，还有我藏了很久的蝙蝠金牒，我要从那里入手，找出这个令人困惑的谜底。”宝音望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。

“是这样吗？”包绮丽低声说，她犹豫了片刻，突然转过身张开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，把他的头也拉低了，她踮起脚尖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唇。

“只是这样吗？”他抓住她的手，将她揽入怀里说，此时，她仍然拥抱着他，她苗条的身材和微微翘起的臀部更让她显得性感迷人，魅力十足。他忽然将嘴贴在她的唇上强吻她。

“上帝，别这样。”她摆着头挣脱他的怀抱，冰眸微怒嗔道，“对不起，我还不太适应，我没有经历过这个。”

“这样吗……”宝音挠着头嘟囔道，通红的脸上露出窘态。

“早去早回。知道了吗？”包绮丽媚眼一瞥，笑道，“该走了，他们等得太久会怀疑的。”

凌晨两点左右，载着他们的面包车抵达乔巴山。由于一路上颠簸，乔龙巴特晕车呕吐了好几回，他实在受不了，就提出要在乔巴山休息一天，然后自己坐客车去巴彦敖包，从那里乘车再去宾德尔就离巴特希雷特不远了，宝音只好同意了他的意见。包绮丽却不愿意与他同行，只好跟着宝音和诺敏其其格、阿其勒图一路，直到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才来到温都尔汗市。

这座城市看起来似乎没有一点城市的样子，除了蓝天白云令人心旷神怡外，城市的样子却几乎令人窒息，只有寥寥几栋楼房，还有几处简陋的工厂，街道上冷冷清清的，很难看到一个人影。

“我也受不了这车上的柴油味了，不如我们先在温都尔汗休息一天再回依德尔莫格牧场吧。”宝音趁司机加油的时候对闭着眼睛休息的阿其勒图说。

“快到家了，都不能坚持一会儿？你们在这里休息吧，我先回去收拾一下毡包。”阿其勒图睁开眼望了一下路口，漫不经心地说。

诺敏其其格见父亲一个人回去了，只留下她和宝音，还有那个随时都与她争风吃醋的包绮丽，她显得很不开心。在去往酒店的路上，她原本柔润的嘴此

时却绷得紧紧的，她好几次都瞥见了宝音和包绮丽眉来眼去，只是她正面去看的时候，他们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好像他们根本就不认识。包绮丽和诺敏其其格在一个房间里，由于诺敏心有嫌隙，她们没说几句话就各自睡去了。

宝音疲惫不堪，倒头便睡，迷迷糊糊中他看到一个倩影正向床边移来，他想努力睁开眼，却总觉得困乏无力，但是他心里明白一定又是什么噩梦要侵入他了。那个倩影越来越清晰，但他只看到她白皙的手背上文着一枚别致的墨蓝色蝙蝠图案，她一直朝他的床边走来，可是本来这咫尺之地，却仿佛非常遥远，她就这么一直走着，渐渐地接近了，他看到她右手还端着一根燃着火苗的烛台，那烛台的光越来越亮，直到他看不到那个倩影，忽然眼前一闪，出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……

紫檀床榻，红绡金纱的床帏如雾一般垂在绣着海水龙纹的厚实地毯上，粉色天鹅绒制成的幔帐缀着金丝银线梭织的花边，精致华丽的围屏以及乌木制成的椅子、象牙雕饰着青绿藻井的妆奁；一张花梨木制成的圆桌前，绿松石镶嵌的桌沿儿下有四个镂丝盖面的匣屉，别致小巧的把手上嵌着红蓝宝石，桌面上漆绘着梅花景致和仙女飞天的图案，满室珠璧交辉，琳琅满目，堂皇富丽。这是大都皇宫延春阁的八八罕（元锦）妃子的寝殿。

南必皇后和八八罕、撒不忽（元琮）两位妃子正围坐在圆桌前说笑，八八罕的一双脚缩到袷藻鸾裙下，将绷子和绣花针以及金线放在大腿上，阳光透过朱红的窗棂，自她的秀发和头饰间洒下来，在她的锦裙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撒不忽总是掩口而笑，她的嘴唇宛如一朵娇小的梅花，大而柔和的眼睛闪着亮光。

南必皇后穿着缀着金饰和蓝宝石的白毛衫，一条嵌饰着黄玉和玛瑙的项链环绕着她那白皙的脖子，耳环中间最耀眼的便是红宝石了。她的长发没绾起来，一直从肩膀垂到膝上，腰上束着一条绣着凤鸾的华丽的丝绸裙带。虽然华美的翠袖红裙将她遮盖得严严实实，但还是掩盖不住她微微隆起的胸部和纤细的腰肢曲线。她说话的时候，脸上会浮现一抹红晕，小嘴唇一会儿紧紧地闭着，一会儿又轻柔地张开，露出可爱的微笑。

八八罕和撒不忽妃子闲聊着，时不时还会说些善意的影射之类的玩笑，尤其是她俩那种闪烁其词的讥讽和妒意，也让静坐在旁边的南必似乎在精神上复

活了。她渐渐地被她们的愉悦和情趣感染，随着她脸上那种郁郁的表情逐渐消失，她也变得快活起来，但她还是沉静得像挂在髹壁上的一幅美人画像。

“可敦（皇后）妹妹，你近日寡言少语的，这却是为何？”撒不忽捏了捏南必的胳膊笑道，“这么说，你是有喜了吧？”

“什么喜？啊呸！别这样说啊，羞死人了！”南必轻轻地打掉她的手娇嗔道。

撒不忽偷偷瞟她一眼，又“咻”的一声笑了，她抬起貉袖掩口。

“你这个死女子，笑什么啊！年里月里一个人乐着，有什么喜事？”南必歪着脑袋，小嘴一撇。

“皇上盼着呢，让我瞧瞧你的肚儿大了没？”撒不忽笑着，伸手就要掀她的裙裾。

“做甚么勾当！如此混说白道的，真是个下流的姐儿！”南必又打掉她的手，娇怯怯地看了一眼撒不忽，那稚嫩的神情逗人喜爱，就像正处在发育中的情窦初开的少女。

“你们两个几时能大些就好了，总是浮浮躁躁的，让外头的婢子看见了也不好，叫人说后宫里可敦都疯疯癫癫的样儿！”八八罕拿起绷子，手里捏着绣花针，挑了挑细眉。

“阿姐，你怀里抱着个绣绷儿，就像那神龛里的送子娘娘，年里月里端端正正地坐着，就不怕外头人说吗？”撒不忽柳眉一挑，开口呛道。

“嘻嘻……”南必杏眼含笑，抬起翠袖掩口道，“呵呵！不论抱着什么，不如抱个皇子来得好！”

“你们！……”八八罕放下绣绷儿，双手叉腰嗔道。

“哈哈！”南必高兴起来，望着她笑道，“不怕，我们这就替姐儿在那汉儿们的释迦牟尼佛面前祷告，在皇上的福荫里，在长生天的力量里，赐个皇子给姐儿，姐儿就有了！”

“说得是，我也替姐姐祷告着，盼着姐姐生个皇子！”撒不忽紧跟着笑道。

“真是两个能言鸟儿！也不怕闪了舌头。”八八罕妃子脸儿飞红，白了她们一眼，低眉说道。

“呀！我倒是忘了，说好要领可敦妹妹去看雀蛋儿的，昨几个还想着，这